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十六回 雷大鵬別師下山 胡惠乾送兒入寺

詩曰：前後遙遙兩奇冤，學成拳腳也非宜。
只因自負天生勇，同往泉臺覓道師。

話說牛強及錦綸堂值事，帶了禮物，運著兩具棺木，一路到武當山玄帝廟前。這廟造得□分雄壯，皆因明太祖當日在此湖中征滅陳友諒，蒙聖帝顯靈相助，所以建廟，以報神恩，著地方官春秋致祭。且往來商船及四方之人到此進香，極其熱鬧。隨差一道童，引進通報。

卻說道道德長，正想昨夜之夢，忽見道童引了牛強，全身縞素，走到跟前跪下叩頭，把師父、師伯與錦綸堂泄氣，被少林寺至善和尚徒弟胡惠乾在廣東西關醫靈廟水月臺比武，用計打死之事細說一番：「因他有□多個師兄弟暗中幫助，現在該行已將兩具棺木，兩次聘銀六千兩，另備厚禮，長差四人與弟於等兄弟四人，特來求師公與師父師伯報仇。」叩頭痛哭，馮道德一聽，兩個心愛門徒都喪在胡惠乾之手，心如刀割，大叫一聲：「氣煞我也！」頓時暈倒蒲團。牛強與雷大鵬急忙相救，半晌醒來，猶自悲哀，即命牛強引進值事，與各人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各徒孫上前叩見師公，又拜見師叔雷大鵬。老道長向白安福等說道：「小徒等不能與貴行出氣，反遭此禍，又承厚意，不辭路遠送來棺木，足見始終高義，感激難忘。」白安福連忙拱手道：「弟子昔日也曾拜轉牛化蛟師父為師，也是道長徒孫，因二位師父，為敝業報仇，遭此非命，代運棺木，分所應為。因過意不去，特備微禮及兩次花紅銀兩，專差我等送來。面求師公，一則代令徒報仇，二則與敝行泄憤。今被胡惠乾一人，弄得我通行數千人不安生業，若除此心腹大患，即如救我等數千人於水火之中，陰功甚大，望師父大發慈悲。」拜伏座前，叩頭哀懇。馮道德急忙扶起道：「貧道恨胡惠乾入骨，豈肯輕饒小畜生之理？他既不念吾與他師至善和尚手足之情，下此毒手傷我徒，就是他師父親到羊城，也不饒此胡惠乾狗命。」正要收拾起程，雷大鵬上前說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何勞師父親行，弟子前去，一來為師兄等報仇，二來要尋方世玉這小畜生，與我父母伸冤，還望師父俯憐。」馮道德點頭道：「汝去也可，只要加意提防！」當下雷大鵬拜別師父，收拾行李，提了鐵棍與各人別了道長，下船回廣。馮道德吩咐童兒，收好送來銀兩及各色禮物，擇下吉日，將兩口棺木安葬後山。

再言胡惠乾自從打死呂英布，回到西禪寺館，備辦酒席與各師兄弟暢飲慶功，深感謝亞福暗助之力。亞福道：「彼此手足相顧，何勞言及，只要賢弟不可再生事，安享太平，比謝我還要歡悅。」三德和尚亦再三勸胡惠乾收手，不向機關鬧禍。席散，歇息兩日，搭渡回歸新會，見了母親及妻子夏氏。

他昔年分別往少林學藝，家中生下一兒，初生是肉球一個，割開是個男子，祖母取名叫友德。胡惠乾今日始見他親生之子，見他生得形容古怪，不似父母相貌，現已七歲，身材矮小，渾身皮骨倒還堅實。惠乾見了，心中不悅，適有同族兄弟到福建貿易，他就與母妻說知，托帶胡友德到少林寺，寫一封信求至善禪師收為小徒，以便練習工夫，將來學成，定有出頭日子。

夏氏生性賢淑，聽從丈夫做主，惠乾之母，因見兒子去少林，學得渾身武藝，回來報得丈夫之仇，也願孫兒前去習煉，他日長成學就，可以上進。並不阻止，只恐友德年小，離了父親，寺中無人照管。胡惠乾說道：「母親放心，至善老禪師，最愛小孩子。」婆媳二人聽了道：「既然安樂，隨你托人帶他去罷。」且說友德也不甚依戀祖母母親，願意前去。當下收拾衣服鋪蓋，及□兩謁見銀子，放在箱內。惠乾命人挑了行李，親帶兒子，逕到往福建貿易兄弟家內，適在發貨下船，惠乾就命兒子拜見叔父，自己亦拜托路上留心教導等言。其人連忙還禮，滿口應承。惠乾叮囑友德幾句，起身作別回家。逐日往探親友，談論往事，各人因他出外學藝，今日能與父報仇，稱為孝子，又聞他武藝高強，□分欽佩，備酒相待，不得空閒。相距二□餘日，接了少林寺至善禪師回音，得悉已收友德為徒孫，信中囑咐惠乾，務要與各師兄弟和睦，時常請他們教習，用心操練技藝，以防武當山馮道德命人前來復仇。我面囑各徒教你工夫，切莫不聽各師兄弟教導，不可恃本領招惹惹禍，以犯王法，切記莫忘。惠乾聽了，全不為意。

且說省中光孝寺內各英雄，也就陸續回家省親，單說李錦綸回到家中，因見姪兒李開，生得身材甚好，才貌清奇，有抱牛過水之力。錦綸即收為徒弟，將平生所學少林技藝盡心傳授。李開在白蓮教餘黨為師，三敗楊遇春，後被少林寺英雄活捉正法。

且言雷大鵬與各值事及牛強等，到錦綸堂會館，通行會集，備酒接風，飲罷，雷大鵬手提鐵棍，命人引到西禪寺，來尋胡惠乾及方世玉等。三德禪師道：「眾人於一月前，各自回家省親去了。」大鵬怒道：「你速寫信，叫各人前來會我，不干你出家人之事，若不寫信，莫怪我得罪你各僧人。」回錦綸堂而去。三德和尚急忙與洪熙官、童千斤等飛信通知各人，各師兄弟聞言，即到省城光孝寺聚集。胡惠乾亦回西禪寺，只有孝玉兄弟路遠，還未得到。雷大鵬來到光孝寺，遇見李錦綸等，勉強出迎，延進館內，分賓主坐下，李錦綸春風滿面問道：「叔臺近日法安。」雷大鵬答道：「托福甚健。」錦綸又問：「師弟不在武當學藝，到此羊城，有何貴幹？」雷大鵬怒道：「殺我兩位師兄，方世玉這小畜生，昔日又害我雙親，此仇深若滄海，你這班狼心負義之徒，全無同道之情，待你人多暗下毒手，自以為強，今日還有什麼師叔師弟。今奉師命，特地前來殺胡惠乾、方世玉，以報二位師兄及我父母之仇，後殺你等一班狗頭，以泄胸中之憤，顯我武當山之厲害。」

眾豪傑聽雷大鵬辱罵，勃然大怒，大喝一聲道：「雷大鵬畜生，你膽敢藐視我們。你死在目前，你比牛化蛟、呂英布武藝如何？當日你父母，原因自恃勇猛，目中無人，欲滅同道，故傷於方世玉之手，你這不長進的東西，就該縮首山中，接續宗祖香火，使雷氏不至絕後方為志士，不料謬妄至此，自覓死路，可謂有其父之愚，亦有其子之不肖。」罵得雷大鵬就要發作廝打起來。被李錦綸及寺裡僧人攔住，又勸開各師兄弟。李錦綸對雷大鵬道：「師弟要與我們相打，請回錦綸堂會館，預早標貼長紅，約定日期，當場比武，眾目共見，一人敵一人，生死不究，算為正理，我等以眾敵寡，不為好漢。」隨來的白安福亦極力阻止。雷大鵬忍耐著帶了跟來之人，出門而去。

李錦綸見他去後，隨對眾師兄弟說道：「聞得這狗子從上武當山時，三師叔將他浸煉筋骨，身堅如鐵，武藝拳腳極精，氣力又猛，使八□二斤的鐵棍，非常厲害。比牛、呂二人更難敵。我等各人諒非敵手，只有方世玉或能抵擋，因他自幼練功，現在未到，如之奈何？還有胡惠乾的花拳，亦可支持，事由他起，要他頂力。」謝亞福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世玉弟身材矮小，力量有限，何能受得八□二斤軍器？胡惠乾花拳，諒難近得他身，以力相敵，必不濟事，宜用智取。」各人道：「仍用鐵鴛鴦收拾他何如？」

謝亞福正要回言，卻見方氏三兄弟及胡惠乾走進來。各人大喜，說道：「正愁世玉賢弟等趕不上會敵，今日趕到，一齊歸坐。」方孝玉道：「我等接著三德和尚師兄之信，連夜而來，現今事體，怎樣應敵為妥？」李錦綸隨將雷大鵬之言說了一番，激得世玉、惠乾摩拳擦掌，咬牙切齒，□分氣惱，因知他勇猛，又防自己敵他不過，萬一傷在他手。謝亞福道：「你們不必畏懼，他必防我等暗器，不用空拳對敵，必用軍器比較，留心關防吾等暗算，那鐵鴛鴦若不待其力倦眼慢疏於防備，斷難下手。臨敵之時，必須眾兄弟輪流上臺會敵，約戰數回合下臺，又換一人，最後世玉盡力支持，使他略疲，斯時我從旁相助，用鐵鴛鴦暗襲，一戰成功，萬無一失。」各人稱妙，照此而行，商議定當。正是：

挖下深坑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蛟龍。

且說雷大鵬帶怒逕返會館，立即著人寫了長紅，四方標貼，上寫道：

錦綸堂公請教師、武當山雷大鵬，茲因我武當山兄弟，被少林寺連用暗器傷殘師兄牛化蛟、呂英布二命，大鵬今奉師命到此，仍在醫靈廟前水月臺上，與胡惠乾、方世玉等當場比較武藝，以分高下而報前仇，准於三日後早晨聚集，先此預聞，雷大鵬啟。

這長紅一招，遠近軍民人等，都約到期來看。雷大鵬預先著人打掃清淨，這日清晨，即便裝束整齊，手提八□二斤鐵棍，帶著四名師姪及會館眾人，騎馬來到廟前，只見人如蟻集，擠擁異常。少林寺各人齊在臺下左邊，全身結束，手持軍械。雷大鵬分撥隨來之人，分佈臺前，不許少林寺人迫近臺口。誰知謝亞福扮作平常看客，站在臺下，專待相機暗助。雷大鵬乃是粗魯之夫，哪能曉得？他在馬上將身一縱，跳上臺中，將身倚著棍，雙手望臺下一拱說道：「大鵬今日為師兄報仇，請你眾人為證。」只見李錦綸跳上水月臺，將手中鐵錮一揚，說道：「某來與你見個勝負。」

只見大鵬今日裝扮，頭戴軟包巾，身披軟甲，前掛一面護心鏡，腳著快靴，身高八尺，膀闊腰圓，頭如笆斗，眼似銅鈴，滿面橫向，生得□分威武。手中鐵棍，長有八尺，粗如杯口，好生厲害。李錦綸身高七尺五寸，面如滿月，頰下濃鬚，生得腰粗背厚，骨骼堅硬，手提雙錮，頭上戴了鐵帽，身穿軟護甲，胸掛銅鏡，腰圍紅縐紗帶，足登多耳皮靴。雷大鵬一見，大喝道：「李錦綸，你前來替死。」李錦綸道：「我勸你及早回山，可保殘命，免絕你父母根苗，再若執迷不悟，恃強欺人，只怕你死在目前，悔之不及。」雷大鵬一聽此言，氣得雙眉倒豎，二目圓睜，將手中鐵棍，望李錦綸兜頭蓋將下來，如泰山壓頂。李錦綸即舉雙錮，望上盡力一架，震得兩臂酸麻，大叫道：「好傢伙！」連忙讓過，用錮攔腰打去。雷大鵬亦用棍架開，二人各用傢伙，戰到有七八回合，李錦綸氣力不加，抵敵不住，只得將錮一護，說道：「技不及你！」縱身跳下臺來。只見洪熙官將鐵尺一擺，一個飛腳，跳上臺來，那雷大鵬因戰勝李錦綸全不用力，正在得意，高聲叫道：「少林門下尚有誰人敢來對敵？」忽見洪熙官即跳上臺，裝束整齊，手拿又鐵尺，面如美玉，大叫道：「我來了！」舉起鐵尺迎面打來。雷大鵬順手用棍擋開，兩個大戰起來，約有五六個回合。這洪熙官乃是斯文人出身，怎當得住？只得敗退下臺，眾人又齊聲喝采，喜得機房人心花大放，以為這位雷教頭必定能報仇泄憤，董千斤、林亞勝、李亞松、黃坤、林勝、方孝玉、方美玉都輪流各戰數回合，均敗下臺來。

雷大鵬聽見臺下之人同口稱贊，只是氣力比初時略退一二分，在水月臺中高聲喝問：「誰敢上臺納命？」方世玉手提鐵棍，跳上水月臺來。大喝道：「匹夫，體要逞強，看我來取你狗命！」手起一棍打將過去，雷大鵬急忙架住，叫道：「來者通名受死！」方世玉答道：「你父母當日威猛，也死在我母子之手，你今日也難逃一棍之災，吾乃方世玉是也。」雷大鵬聽見方世玉三字，正是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喝道：「我今日不報父母之仇，誓不為人！」舉起八□二斤雙頭鑊鐵棍，如狼似虎，打將過來。方世玉急忙架迎，他兩個拼命相交，比先時對敵大不相同，使開兩條鐵棍，猶如蛟龍戲水、猛虎出林，上如三花蓋頂，下如老樹盤根，一場大戰約戰了五□個回合，方世玉力量不及雷大鵬，今日能敵四五□個回合者，一來因他自小苗氏娘親浸煉之功，二來曾經五枚、至善兩個老師秘授真法，棍中工夫精熟，其三因雷大鵬已與各人久戰，故氣力略衰，有此三層緣故，方世玉所以能戰。後來到底氣力不及，只得虛晃一棍，敗下臺去。氣得雷大鵬暴跳如雷，恨不得生吞方世玉，忽見少林隊內，有一個清俊後生，持二條鼠尾槍，跳上臺來，輕捷如猿，頭上包布，外用縐紗包巾，身穿鐵葉軟棉護身甲，胸懸鑊鐵鏡，腰束大紅湖縐帶，足踏班尖鐵頭鞋，生得面如滿月，齒白唇紅，身材俊雅，不類武藝中人。連忙喝問：「來者何名？」

胡惠乾笑道：「你問吾姓名，說將出來，要駭你一跳，我是陰司差來的勾魂使者，牛化蛟、呂英布我已勾去，今日你也難逃，我即胡惠乾是也。」雷大鵬一聞此言，正是仇人相對，分外眼紅，大吼一聲，便一棍照胡惠乾頂門打來。胡惠乾急忙橫槍擋過，順著槍尖望雷大鵬咽喉一槍刺去。雷大鵬一驚，這個槍法就是鎖喉槍，□分了得。只他槍勢神速，已擋不及，將身一低，胡惠乾的槍在他頭頂上刺過去。雷大鵬就一棍望惠乾雙腳橫掃，這路棍法，名喚烏龍擺尾，胡惠乾一驚，連忙將槍向下一點，雙腳一縱，跳上七八尺高，反縱在雷大鵬背後，落將下來，照他背後一槍，雷大鵬返身架住，兩人來往，戰到三□餘回合，約有六□多照面，胡惠乾抵擋不住，只得化變花槍，連跳帶縱，盡力迎敵。

誰知雷大鵬從小練就眼法，兩眼全然不花，戰到七□餘回合，胡惠乾只有擋架之功而無還槍之力，勢將危急。謝亞福扮作常人模樣，近水月臺觀看，留心乘機幫助，今見其勢已急，暗在懷中探出鐵鴛鴦，對準大鵬手腕打去，只聽得雷大鵬「啊呀」一聲，把手腕七寸骨撞折，疼痛難當，手中棍一鬆。胡惠乾趁勢一槍，直貫咽喉，順手將屍挑下臺來。牛強等及錦綸堂各友，一時要救，也來不及。只得抬回屍首，搭棚收殮，眾人明知今日又被暗算，□分憤怒，無可奈何。

且說少林寺眾師兄弟，一路串炮連天，回西禪寺武館，排酒慶賀，歡呼暢聚，熱鬧非常。再談機房眾友，用上好衣棺，殮雷大鵬屍首，仍托牛強與前次去過之人，僱船運回武當山而來。見了馮道德，將仍被少林徒弟暗算，以致雷大鵬傷了手腕，亦遭胡惠乾毒手，詳細稟明。老道士聞言，兩淚交流，痛惜三個得力徒弟，無辜喪在胡惠乾之手，枉費平生教練的心血，使我武當山威名一朝掃地，因此□分慘切，痛恨非常。各值事及牛強等再三哀求道：「老道長何不親到羊城，將胡惠乾打死，以報三位令徒之仇，兼與敝行伸此不白之冤。豈不為美？」道德聞言，低頭不決，道：「貧道歸山多年，豈可又開殺戒？」各人見其心動，乘機用激言從中挑唆，弄得老道長怒沖牛斗，吩咐各道童：「守護山門，為師到羊城，打胡惠乾這狗畜，與你三師兄報仇！」遂即下山。各值事及牛強等□分歡喜，即刻帶齊用物，下落原船，一路望廣東羊城而來。不知此回果能泄憤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